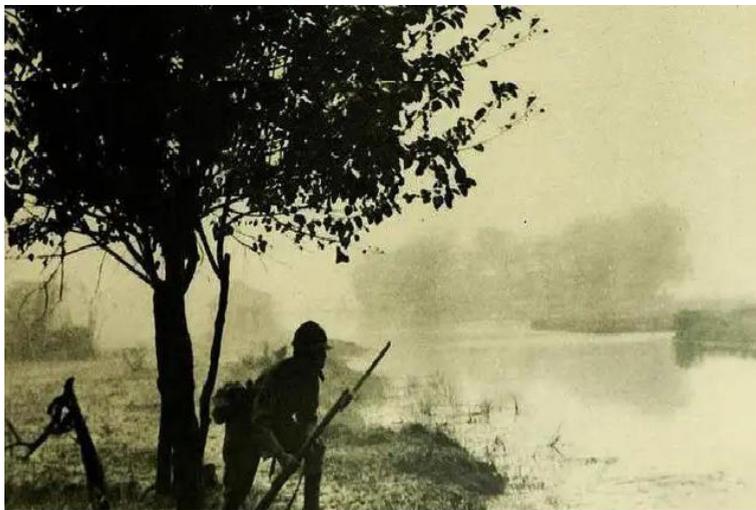




目睹日寇在天开一带犯下的罪行

赵润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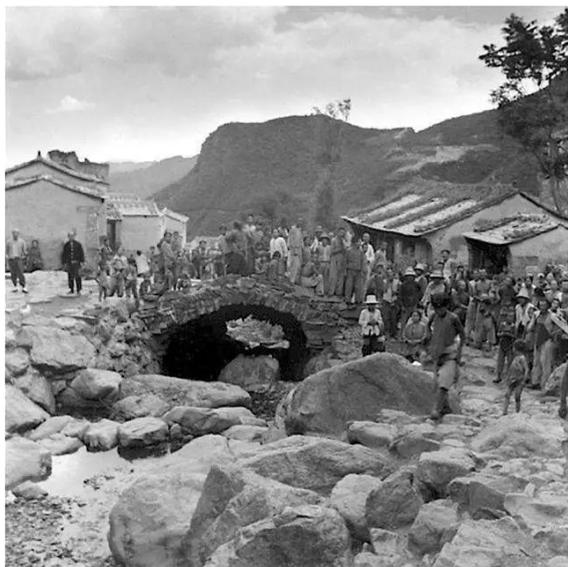


1941年至1943年，正是日本侵略军统治奴役中国人民最凶狠的时期。他们一方面组织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、扫荡，妄图扼杀我抗日军民的正义斗争；另一方面又强迫村民修筑岗楼，深挖壕沟，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。1942年春，日本鬼子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，在第三次“强化治安”运动的基础上，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更为严酷的经济封锁。为了切断



房山山区和平原的联系，日军在其占领区强征民力，自房山以南至张坊沿西部山区，修碉堡、筑岗楼、挖壕沟，苦心经营其“点”和“线”，在山边一些较大据点盘踞，并经常出没于附近村庄，烧杀抢掠，骚扰百姓。各地民众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，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
当时，为了控制平原与山区联系，日本侵略军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，驻扎在上方山下的天开村。在山顶上修筑了炮楼，中队部设在村西北的马家大院，管辖着长沟、周口店地区的日本小队。为防止我军民的反抗和斗争，



抗战时期的天开村

他们强迫村民在中队部的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，围墙顶部有一米多宽供人往来行走，上面垒着垛口，可以掩体射击。日本中队长叫山口，三十来岁，长着一脸连毛络腮胡子，村民都叫他大胡子。这个人既凶狠又狡猾，村民们提起山口都恨得咬牙切齿。在日本中队部的外面即围墙的北侧，驻守的是房山县伪保安团所属的一个排，排长姓康，是韩村河镇圣水峪村人。这个人丧失了民族气节，甘愿充当日本鬼子的走狗。在日本侵略



军多次围剿扫荡中，他主动配合，提供线索，给政府和当地村民造成很大损失和灾祸。

五侯村王才老人当年被迫抓来给日本兵做饭两年多，他曾讲述当年的经历。那时，这个中队部里设有伙房，三位厨师，除了王才老人，一位是天开本村人，一位是良乡人。日军有一人专门负责管理。这里的日本鬼子一日三餐，主食是三顿焖饭，用大麦仁与大米混合焖熟。副食是早上熬小鱼汤，一人一个鸡蛋，将蛋打在碗里，有时加上四五个淹青杏儿。中午和晚上，一锅熬菜，里面放上猪油、大葱、鲜姜、青菜，加上一种类似芥末一样的东西，放上两勺子白糖、花生油等一锅大杂烩，每人舀一勺。

伙房烧的劈柴由村里的维持会派人到附近各村催敛，猪油由维持会供应。征收来的物品都要一一过秤。日本人用的秤大，交来的东西十斤也就称出六斤，不足的部分由维持会补足。实际上，维持会所补部分仍然摊在各村百姓身上。被奴役、被压迫的各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

开始时，日本鬼子所吃的粮食、牛肉、鱼类都统一由日本本国供给。大多是从东三省用火车运到周口店火车站。接到通知，维持会马上从各村派大车去拉。后来，由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和我国战场上失去了有利地位，加上日本本土遭到猛烈轰炸，我抗日军民又不断破坏交通线，打击敌人的运输部队，多方牵制敌人，使得敌人整日处于惶惶之中，造成供给困难。因此，日本鬼子吃的大麦仁和大米供应日趋紧张，就用高粱米



和小米代替。当然，这些粮食也都是从中国国土上掠夺来的。

为了抗日，积极打击侵略者，伙房的大师傅也想方设法与鬼子周旋。如做饭时不放够分量，熬菜时少放肉和糖等。在平时送情报时，人们也常常谎报军情，迷惑敌人。如当地有一位叫赵凡古的人，经常背着背筐到罗家峪、孤山口、圣水峪和上方山一带探听情报。了解后报告日本中队长山口。其实，他所报告的情报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，以此干扰敌人。山口中队长听了报告，马上集合队伍，保安队在前，日本兵在后，到山里搜捕八路军。结果，跑了很远的山路，连八路的影子也见不到。几次之后，惹怒了山口中队长，于是就把赵凡古给杀害了。

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带实行的封锁和统治，激起了当地村民的愤慨和反抗，人们采取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。日军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和奴役中国百姓，采用让中国人治中国人的办法，成立维持会。就这样，天开村便与周围十几个村庄组成了维持会，会长由本村村民赵文汉担任。但是，这个维持会没过多久就被我平西八路军捣毁。随后，赵文汉便跟随八路军参加了革命。

赵文汉来到陕西革命根据地，在那里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集训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，对抗战形势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坚定了信心，鼓舞了斗志。不久，他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，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革命，斗争到底。集训之后，赵文汉按照上级组织安排，带着任务回到老家天开村，继续担任维持会会长。他家住在村北的北坡根，出



入很方便。从天开村向西行走十几里山路就到了上方山，翻过上方山可到张坊和十渡一带，即平西革命根据地。平时，赵文汉在维持会里出出进进，表面看上去是在为日军办事，而实际上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敌人动向，搜集情报，并及时将敌人的内部情况和行踪报告给我平西抗日根据地。后来，在他和敌人周旋并给平西革命根据地送情报时，不幸被张德祥的伪保安队发现。伪保安队经周密策划，将赵文汉骗至周口店逮捕，随后用刺刀残忍地将他杀害。当时，他年仅 35 岁。

赵文汉牺牲后，年仅 26 岁的妻子高秀兰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（大女儿赵桂珍 7 岁，小女儿赵桂婷不满周岁）相依为命，整日处在惊恐之中。见这娘仨孤儿寡母实在可怜，村中一对老人就搬到院里住进厢房，以此做伴壮胆。为了讨取日本鬼子的信任和喜欢，伪保安队杀害赵文汉之后，接着又策划了惨杀高秀兰。据赵桂珍回忆，那年她 7 岁。夜里，她和母亲、妹妹正在睡觉，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住在厢房里的老头将院门打开，一帮人立刻闯了进来。他们气势汹汹，胡遭胡闹，翻这翻那，见吃就吃，见东西就拿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大人们被惊呆了，孩子被吓哭了。

折腾一阵之后，当中一个人冲着高秀兰大声嚷道：“走！领领道去。”高秀兰坐着不动，那人就用枪把子对着她的脑袋说：“让你走就得走，走不走？”当时，屋里屋外站满了人，身穿便衣，手持长枪。没有办法，高秀兰被一群持枪者带出屋子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，剩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只知哇哇地哭叫。过了



一段时间,就听村里响起了枪声。又隔了一会儿,那群人返回来,进屋冲着7岁的赵桂珍说:“小孩,认识认识,是谁把你妈弄死的!”7岁的赵桂珍被吓得只管啼哭,不敢抬头。如果当时敢说认识,肯定立即被处决。

据知情人讲,高秀兰被带到学校门口交给一人看押,其他人又去捉捕另外的人。当时那个看守看她很年轻便顿生歹意。高秀兰奋起反抗,一边痛骂一边与那人扭打在一起。那人恼羞成怒朝她开了一枪,见没打死,又照她软肋扎了一刀。高秀兰被害时头发蓬乱着,手里一直紧紧地攥着一块石头,那年她才26岁。第二天天亮后,乡亲们到邻村上中院村接回赵桂珍的婶子料理后事(其叔父早年走后一直没有回来,其婶子也是孤身一人,院里两间东房归她所有)。其婶回来后,找好当家实户和乡亲们把高秀兰遗体埋葬之后,带着两个孩子到上中院村抚养。之后,有人同情婶子,说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实在太难了,就劝她把小的送人过继。再后来,婶子又把过继出去的赵桂婷接回来一起抚养。婶子体弱多病,还要抚养两孩子,几年下来就病倒了,她病故时年仅37岁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赵桂珍和赵桂婷姐妹俩相继出嫁,本村百姓便慢慢将她们忘记了。现在姐妹俩都已年过八旬,每当提起父母的那段经历与遭遇,就会感慨万千。她们为父母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感到遗憾和惋惜,同时,也为父母为了革命不怕牺牲,甘洒热血以及就义时的英雄壮举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。